全景敞视主义下解析默多克小说《独角兽》

盛贺胜

（湖南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艾丽丝∙默多克早期代表作《独角兽》刻画了许多面向“善”而囚于“情”人物形象。小说人物间“友情”“亲情”“爱情”等情感关系的交织成为权力运作的纽带。观察者伪善地利用这层关系牵动着整个规训场所，生活在规训场所中的人自然而然地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及自我与世界原本的建构关系疏离。本文借以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来解析《独角兽》中观察者和囚禁者在趋于疏离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和建构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独角兽》；艾丽丝∙默多克；福柯；全景敞视主义

On the Panopticism in *The Unicorn*

Sheng Hes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Abstract:** *The Unicorn*, the early representative work of Iris Murdoch, depicts many characters who tend to be kind while trapped in the relation of friends, relatives and lover. The interweaving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such as friendship, kinship and love among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has become the link of power operation. Observer hypocritically takes advantage of the relation to take control of Gatesburg, those who living in it naturally dislocates with the relation with others, society and the world. The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observer and prisoner in *The Unicorn* on the panopticism, who re-examine and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society and the world in a situation of alienation.

**Key Words:** *The Unicorn*, Iris Murdoch, Michel Foucault, Panopticism

**引言**

艾丽丝∙默多克是战后英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其深受萨特、维特根斯坦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她大部分作品中充斥着对善、爱、权力和自我的解读。作为一位哲理小说家，她努力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糅进爱情、友情、亲情中，以情感来传递哲学思想。作者在关切各种感情的同时，也揭露了当代社会人肉体上的禁锢以及精神上的荒芜。在论文《反对枯燥》中，默多克提及到“我们需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转到以他人为中心的观念中去。我们不是孤立自由选择的人，不是审视一切的君主，而是沉沦于被臆想所扭曲的真实的心灵。” [1]98 “臆想”是对预想事件的一种幻想，而幻想催促着人去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独角兽》中原本有道德、有涵养的人是层出不穷，但他们很难把持自己不去“臆想”这世界的疯狂。此则可看出这些有道德、有涵养的人并未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而这一特点在作品《独角兽》中得到了极大的呈现，所以《独角兽》“是对精神生活的臆想，是一个故事，是一处悲剧。”[2]268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阐释到“全景敞视主义”，直指人在监禁的情况下无形地受他人监视，其中《规训与惩罚》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是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其中这样说道“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段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 。”[4]215小说中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困在牢笼里，受着监督者的监视，但是监视者从来没有想到他其实也被外界的一种力量所监视，所控制。《独角兽》中每一个人物的人生就像是被囚禁在监狱的独角兽，他们总想逃脱监狱的控制，但那早已形成于心的监狱将他们牢牢捆绑，打进“臆想”的无尽深渊。

艾丽丝的这部早期作品被许多人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何伟文认为“默多克艺术化地演绎了在相对的和偶然的世界里对诸如善和真等绝对概念的求索，揭示出在过程中现代人精神上存在的病症，并对某些流行的哲学思想提出批判。”[3]45然而就现代人的病症而言，张昱从外来者角度阐释，他称外来者将主角汉娜的错误分析，使得汉娜成为独角兽的化身，同时丧失了其成为独立主权的人的能力。[9]68阳慕华从现代身体认知论出发，发现麦克斯、艾菲汉、玛丽安等不同程度地被缚于理性认知困境，这种困境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以贬低和压制肉身为代价的理性思维在认知层面上的巨大缺憾有着直接关系。[8]79本文将从福柯全景敞视主义来分析小说《独角兽》中无形的监视者与无知的囚徒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小说人物的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世界的瓦解及重构。

**一、彼得：暗室的观察者**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一种观看机制，它使暗室变成一个透明的建筑。暗室的观察者可以一眼观看到许多不同的个人，它也使任何人都能到这里观察任何一个观察者，从而暗室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监狱的两层级关系由此而来，一层是指监狱外的人透过建筑监视监狱长和犯人的一举一动，而监狱长和犯人无动于衷；另一层是指监狱长拥有权力有形地监控着每个牢房里犯人。外部监视者以无形牵动权力，使权力层级递减，犯人受规训的程度也就随层级增加，因此在透明的微观系统内，阶级和权力相交织。

《独角兽》中盖茨堡是有形的微观规训场所，外部无形监视者的权力在其间肆意散播。神秘盖茨堡男主人拥有实权，彼得悄然地成为了无形的监视者。他不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盖茨堡里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顺理成章地成为他驯服盖茨堡中人物的砝码以及他逃脱父权制规训的条件。父权制婚姻的压迫成为彼得逃离盖茨堡的一大要素。成熟男子和女子到适婚年龄必须走入婚姻殿堂。这“必然”促使着彼得接受汉娜，接受婚姻的安排，被迫接受异性恋，天性遭到压制。在异性恋成为既定事实时，他做出了反抗。然而，反抗总是牵绊着因果。婚姻中的背叛是使婚姻破裂的重要因素。他曾结识列姝一家，在“他走后，克里恩-史密斯太太和列姝先生双双坠入爱河，两人很缠绵，难舍难分。”[2]65彼得偶然地发现妻子的背弃，一步步地使他对婚姻失去信心，与之而来的对婚后幸福生活幻想的破灭，促成了表面的婚姻关系。建立在表面的婚姻关系上，他出于婚姻对汉娜的占有，以监视的形式来对汉娜的肉体以及精神上进行惩罚。肉体上，他将盖茨堡作为有形的监狱，将汉娜囚禁于此，使她与世界相隔离。肉体上的隔离使她慢慢地接受精神上的疏离，最终促成精神上的荒原。

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下，彼得必须接受表面的婚姻关系。他远离汉娜，以爱的名义监禁汉娜，来达到反抗所谓的父权制下婚姻关系的目的。正是因为这份爱，她必须遵守，因为宗教信仰和婚姻是缔结的，是神圣的，不予打破的。正是因为这个把柄，彼得对其实行软禁且对汉娜的压制与日剧增。从监禁于盖茨堡之日之始，汉娜从反抗到平静到适应，是一个女子最后的挣扎，这种挣扎使汉娜已然觉得监禁是理所当然，是该有的惩罚。在萨特看来，“人，由于命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本身是有责任的。”[5]688面对这无尽的责任，汉娜曾进行反抗，但反抗无效。对于出了盖茨堡分不清方向的汉娜来说，生存成为重大问题。即使丹尼斯正面的说到盖茨堡“这儿是一所监狱”[2]63，但也是汉娜最好的去处。被囚禁于此，她没有权利得知外面世界的讯息，闭塞的区域不仅肉体受限，精神也逐渐荒芜。由此汉娜在盖茨堡的女主人的主体性慢慢被监禁所瓦解，但汉娜也不排斥这种主体性的逐渐瓦解，因为她期待一个全新的自己的呈现，“上帝”的代名和“替罪羊”的赎罪。

异性恋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视为主流，而同性恋被视为异类。这种本该赎罪的群体早应该得到规训，但事实相反。彼得在婚姻的掩盖下，成功地隐藏了他同性恋的身份。但却从表哥吉拉尔德的怪癖是体现出来的。小说中的同性恋圈层也就形成了一套规训体制，以“爱”之名规训下层，以“无知”为信仰疯狂遵循。小说中吉拉尔德的怪癖十足表示他的同性恋身份。他人所说的“同性恋。我知道的”，[2]125一句话只不过是证实这个身份，他这层身份的公开促使旁人探索彼得真实身份。但在整个描述过程中，彼得是无形的，读者无法察觉他这身份。或隐或现的彼得是个同性恋身份是被仆人所泄露的。他的被迫的异性恋身份和同性恋身份促使他对吉拉尔德和汉娜的监管也就更加的到位。因为通过“爱”来对人进行控制更具迷惑性。在异性恋者汉娜看来，她并未参透这种“爱”是虚假的，是禁锢的，是让她无法爱上其他人的枷锁，以致皮普的明恋和艾菲汉的暗恋都不能撼动汉娜，因为她不能接受这所谓的“真爱”，最终使她丧失“爱”的权力。被剥夺“爱”的她时时刻刻受到彼得“爱”的监视，以至于谈及彼得要回来的消息就非常紧张及无奈。在同性恋表哥吉拉尔德看来，彼得的“爱”是他的应许之地，因为“这种感情是因为天生就该存在的话；要不就是互相迷恋。”[2]126因此，他们俩的爱都是互相爱慕的结果。爱慕已成事实，规训和奴化实属小事。彼得利用这份“爱”来奴役吉拉尔德。吉拉尔德是无辜的，更是无知的。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已经沦为性奴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认为自己一直拥戴着彼得的“爱”。在信仰丧失的年代，人们都沉浸于臆想之中，而“爱”是构成臆想的重要方面，是构成奴役的罪魁凶手。

彼得他的无形体现在他对盖茨堡所有人的恐吓。小说的最后说到“彼得已经在回盖茨的路上了。”[2]202他回到盖茨堡，引起了盖茨堡的轩然大波，“仿佛有一场巨变让盖茨所有的人都改头换面。”这是侧面描写彼得回来前的盖茨堡的变化，但事实上彼得并没有回来。彼得是否回到盖茨堡，他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动着整个盖茨堡上下的人，而盖茨堡的每个人都是重新得到了自己的主体性。对于集体的这份恐吓也来自于彼得他在盖茨堡的权力，作为权力中心的他，通过对吉拉尔德的监视慢慢地控制整个盖茨堡，塑造其为无形的监控者。

**二、管家：暗室的囚禁者**

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是福柯眼中完美的规训机构，插着人道主义旗帜的监狱长，拥护他们上级的权力。他们是监狱的监管核心，人道和有效的规训则成为了囚徒放下罪恶，走向善和爱的唯一手段及方法。《独角兽》中盖茨堡被刻画成福柯眼中完美的规训机构，彼得继而成为这规训机构权力的中心。彼得既可以说是监视者，也可以说是被规训的对象，虽说他成功摆脱了盖茨堡的束缚，但他也曾经历着这规训之苦。他也曾受异性恋和婚姻的规训，他做出了反抗，他摆脱了异性恋和婚姻的束缚，独自前去纽约追寻自己所向往的爱。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其魂牵梦绕的郎儿，日以继夜地对其呼唤，驱使着他有想法背离这凶狠的社会现实，走上一条反叛无知的道路。

盖茨堡中的其他人却未能如彼得这么幸运能够顺应自本心做出抉择，剩下的人都在监狱里慢慢接受规训及接受惩罚。规训和惩罚使他们越是陷入无知。就拿黑格尔通过辩证法界定的主仆关系来说，“主人的特权，来自通过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事实，确认精神，并以之作为生命的对立面，但事实上，被战胜的奴隶经历过相同的冒险。” [6]91拿吉拉尔德来说，“在彼得离家之后，他让吉拉尔德掌管大权”。[2]128那么盖茨堡的权力从彼得转移到吉拉尔德。对于一个管家来说，掌管大权是超越了其本职工作的，附之金钱和爱情，这原本不堪的工作增加其不可言说的内涵，金钱的束缚以及爱情的枷锁。“彼得一定给了他一大笔钱，哦，一大笔，一大笔，作为他的报酬。”[2]128这一大笔钱跟随着是长久的监禁，但吉拉尔德并未察觉。虽说他曾出游去很多国家，但他不曾追寻彼得，彼得的行踪使其更加的无形。反之，这种无形更加体现了吉拉尔德对其一昧地相信，从未到访过美国，干扰其生活。美国一切的新鲜对于吉拉尔德是荒诞的，他唯一注重的是彼得曾和他的爱。从旁人眼里看来，吉拉尔德因爱而接受惩罚，他无形地被彼得监禁，却不知自己以陷入绝境，他的无知也是因为爱而慢慢展现，对于女主人以及仆人的监视使他们遵循时间、秩序，他所做一切一直都在维持着盖茨堡的稳定和有序，使得盖茨堡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

吉拉尔德的无知还体现在他从未察觉身边的人在议论，一直认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未被揭露，但盖茨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其同性恋的身份。初到格雷镇的玛丽安，家庭教师，是从丹尼斯那儿得知的这个消息，因为玛丽安的震惊更能证明吉拉尔德是多么与现实不符合。同时，他的这份爱事实上是被彼得利用的，因为他一直认为彼得对他的爱是深邃的，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彼得只是通过他这个媒介，他是一切关系的媒介的总称，亲戚，爱人，友谊。彼得将着得来容易的媒介作为监视器对盖茨堡中的妻子进行惩罚，所以吉拉尔德只是监禁汉娜的监狱长，他从来没有主权对其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是无知，更是懵懂的。笔者认为其每次的旅行是对于自己心灵的解放的过程。

杰姆西的无知使其逐渐沦为了吉拉尔德的囚徒。身体的规训在杰姆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杰姆西作为仆人，理应听从吉拉尔德的指挥，在盖茨堡行使其职权内该有的义务。但实际上杰姆西总是会跳跃这个职权圈，使其成为众人眼中的“幸运儿”。他玩弄文字游戏，总给盖茨堡带来欢乐，使得原本阴郁的盖茨堡瞬间有了生机。尽管他想要冲破束缚，想要成为盖茨堡中最不相同的人，但最终还是沦为了和汉娜一样的囚徒。其次，杰姆西沦为吉拉尔德的性奴是因为吉拉尔德有杰姆西的把柄，吉拉尔德运用这把柄牢牢地拴住了杰姆西，使其成为受约束的人。不难看出，吉拉尔德有意识地将杰姆西变为其的奴隶，慢慢掌控对杰姆西的控制，而原本有主体地位的杰姆西逐渐变为丧失主体性的人物，这种身份的瓦解，是杰姆西最终成为被规训的囚徒。

而爱也是规训杰姆西的一个重要方面，介于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他，对于真实世界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对于性别的认识也不是完全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7]9杰姆西的性别身份也随着爱时刻变动，他被吉拉尔德操控成为性奴，使之成为吉拉尔德眼中的“他者”，但当他喜欢家庭教师时，他展现的另一模样，成为这父权制应该配备的样子，成为所谓的“绅士”。吉拉尔德充分利用他们之间朦胧的关系，奴役杰姆西，使其成为管制盖茨堡及维系盖茨堡有序性的工具。吉拉尔德在文中曾说到杰姆西是我们的太阳，映射的含义是在表达杰姆西是“笑”着观察审视着盖茨堡中的每一个人。最终吉拉尔德将杰姆西培养成为监狱里的囚徒，其他人都会照着他那样形事，最终将自己束缚。因爱而产生的无知是难以以理智来克服的，唯有杰姆西自己真正意识到自己时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爱，所以无知是使吉拉尔德以及杰姆西丧失自我，成为囚徒的关键。

**三、结语**

盖茨堡中“友情”成为伪善，“亲情”成为枷锁，“爱情”成为荒诞。将“友情”“亲情”“爱情”作为福柯所说的规训手段，将深陷“友情”“亲情”“爱情”其中的人当做监视的媒介，将“友情”“亲情”“爱情”的受害者奴役成这规训机构的囚徒，场外的监视者善意地提醒和监督成为这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人的警示。无形的外部监视者无时无刻观察盖茨堡中的一举一动，盖茨堡却成为无知的囚徒宣泄权力，承受伤害的监狱。

**参考文献:**

[1] Murdoch, Iris. Against Dryness[A]. Peter Conradi. Existemtialist and Mystics[C]. London: Chatto&Windus Ltd, 1997.

[2] Murdoch, Iris. *The Unicorn*[M]. Middlesex: Penguin book Ltd, 1963.

[3] 何伟文. 解读《独角兽》：在偶然世界里对真和善的求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01):45-51, 172.

[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9.

[5]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6]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Ⅰ》[M]. 郑克鲁,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7]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Ⅱ》[M]. 郑克鲁,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8] 阳慕华. 从身体认知视角析艾丽丝默多克《独角兽》对理性的批判[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04):78-84.

[9] 张昱. 试析《独角兽》中外来者的臆想世界[J]. 巢湖学院学报. 2008, 10(05): 66-68.